楔子：其实原本想要在月刊中记叙一下补办的运动会的。只是为难于时间不赶趟、又面临取消改制，便想跳脱出流水账的形式，讲讲中秋前的那个周五，和百水（化名）以及另外四个其他班同学回西中的美妙经历。

六选三分科的第二学期，我们才算正式升入高中。年年的开学典礼总是赶上太阳天，九月的北京又干又晒不说，每次集体合照嗨都因为晃眼而显得面目狰狞。升旗仪式结束后要面临开学考亦或七个多小时数学竞赛的高一新生们，似乎早已听不进去那些“老套而正确的废话”，脑海中闪过的只有“沧海月明珠有泪，U＝Ed，酶降低了化学反应活化能…”。

被两天竞赛课磨尽了兴致后，多亏了中秋假期救场。

九号那天早读是语文默写，等待发小条的我正和坐在后桌的觉觉哀嚎“当代高中生哭喊着要回家”，直到班主任高高进班带来了一个令人无比兴奋的消息：今天五点放学，并且培优课从下周六开始。应该说，和这个消息一起冲上头脑的除了大量“已经不受激素调节控制”的多巴胺以外，还有一个接近疯狂的想法——半个小时赶回十多公里外的母校西中。

初中的时候BA尚且还只是两个主要的校区（明德由于和东坝只是一墙之隔便被大略看作一体）我们戏称西坝河、东坝河两处为西中、东中。而如同“迁都”的我们，对六至八年级的一切都极为想念。——中秋赶上教师节，不如回去看看吧，早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心声。

觉觉晚上有安排，我当即和百水开始构思这个计划。约老师、约同学、赶路、送花送礼……不足的时间内，所有所需准备工作好像全变成了阻挠。正当我们还在犹豫时，获得了年级主任艳子的支持。当我们将交通工具从自行车、公共交通转向出租车时，当我们与班主任商量取电子设备联系旧时的老师时，当我们花费整个午休询问愿意同往的同学时，看着老师们秒回的热切期待我们回校、提醒我们注意安全不要着急的消息，看着几位同学积极的反应，一瞬间难题有了新思路、希望重新燃起。

出发时，总共六个人分了三波走。我和与我不同班却好似我班编外人员的闺蜜海客（化名）同行，凭借着三年来对西中附近的记忆，我们找到了一家花店，包好几支朴素的康乃馨与红玫瑰，便往西中的大门口跑去。六年级教师节回小学的时候，我也是在那里买的玫瑰和满天星，好像有种轮回的感觉。

太阳宫这个地方，离原先的家最近最方便的地铁站所在地，一切都太熟悉了。

一门之隔，其内红砖、灰瓦、白马、海棠、绿草、门廊上垂下的爬山虎、主楼后一行挺立的梧桐……一样的，太熟悉了。我们来不及留恋大厅“仁智勇乐”的大字，只径直冲上三楼，那是绝大多数我们约到的老师所在的办公室的楼层。有欢笑、拥抱，有装着严肃的调侃，有毕业后归来的自豪，更有数不清的、温柔的回忆。

那天最热门活动，除了在学校各处的合影以外，就是让自己曾经的任课老师，猜哪些人选科他教的科目。记得在问地理相杰老师的时候，六个人里他用“猜错”的形式排除了三人，面对着剩下三人要求我们做陈述帮他分析。当我们纷纷说出“我高中地理考试成绩有一次是全班/年级第一”时，他面露不解的样子让我们笑的前仰后合。

临走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看着整栋楼只剩几位老师们办公室内的灯光，想着他们特意等待我们回来，浏览着老师们挨个私信的几十张照片，好想引用一句流行语“他们真的，我哭死。”

若非没有经历，真的很难想象收到一句“必须等你们回来！”会感动多久。

一篇下来有种跑题的感觉，但回母校何尝不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呢，何况西中东中都同属BA，都留有我们所牵挂的过往。